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康子元

南郊先燔後祭議

對習卜算判

對參軍鶻子判

對歸胙判

對小吏歡言判

對文章判

員俶

對家僮視天判

鄭績

對無鬼論判

袁映

神岳舉賢良方正策

張日新

大邑縣鶴鳴山神碑

賈彥璿

大唐故忠武將軍行薛王府典軍上柱國平棘縣

開國男李府君墓誌銘

熊曜

琅琊臺觀日賦

并序

徐太亨

丈人祠廟碑

郭納

對拜命布武判

右武衛將軍柳公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一

康子元

子元越州會稽人開元中舉能治易老莊者擢侍讀遷祕書少監兼集賢侍講學士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卒贈汴州刺史

南郊先燔後祭議

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

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
以降神也按尚臭之義不爲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
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
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
前猶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
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
齊北齊及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一作後又按後周
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卽周遵後燔晉不先燔無忌
之奏事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

地四方注云禮爲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也又云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
少爲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合奠之神坐
理卽一作節不惑又云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卽明祀昊

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珪赤璋白琥元璜
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
別矣今按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
蒼璧旣已燔矣所以遂加四珪有邸奠之神坐牲旣已燔
矣所以更加駢牲充其實一作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

珪失特性之明文加爲二犢深乖禮制事乃無憑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燔庶允經義謹議

對習卜算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算所司補丁爲卜筮生補乙爲厯生訴稱厯生六年滿兄年長易就卜筮生八年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苦訴不伏

趙達餘苗惟丁及乙並測玉衡之度俱開瓦兆之占二十未能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以卜史之曹六日六旬任

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
徒稱易就訴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讓詞庸無他計
旣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寧乖允當各參爾位無或
浮言

對參軍鵲子判

西州人逸鵲子先任沙州參軍永淳二年赴選
冬集歸至甘州病經二年今於沙州取選解不
於京臺銓試直赴神都選曹司判不許稱鄉路
阻遠旣有田收合便赴選

域中有道天下無外雖在戎落亦挂周行鶻子運偶南薰
地濱西域久沐唐虞之化獲參州郡之班萬里牽絲俄畢
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未果登龍旋驚退鷁
金微絕徼將還敬梓之鄉玉塞遙途尚轉飄蓬之陌風霜
之疾忽邁於蛇杯寒暑之期亟環於鳳律瞻彼故里歸路
仍懸載撫身名銓衡復及本州文解難以希求往往官曹
易爲憑託遂蒙申送但事奔波不就京邑仙臺直指神都
覽觀辭官厯稔不可妄託田收明勅垂文無宜越來此選
二途咸爽百慮空馳請責詭隨之人無黷清通之鑒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無文咸秩旣重於肅雍有功則祭或防於跋倚甲以棘七
方載式預監牲茅縮以陳遂聞歸胙餽食煙達應非尊者
之餘胙致日嚴自入先生之饌用此而祭頗乖經禮之儀
未及於刑須黜平典之議

對小吏歡言判

景與小吏歡言倨見功曹將黜不伏

義在斯合借容猶重於將軍道或可存縫掖未輕於太守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景歡言小吏將疑十五之詩倨見功曹無近三千之律耕
耘禮義儒行已申於仲尼嘯傲風雲高節未屈於光逸雖
闕循牆之敬豈干銘鼎之科將加譴黜恐乖寬裕希從理
遣無重斯愆

對文章判

鄭景才學高邁郡牧使求其文章景扶醉揮毫
書於几上令使者寫之而去法司以爲失禮欲
科傲慢罪縣令以文同宿構堪爲薦舉

鄭景學邁八千自高天爵郡牧賢求五百式貴人文而礫

魄無拘忽醉廚中之酒崩騰有作便題几上之文使者操
觚寫而旋去法司執憲訊以剛來雖疾惡之誠初疑可爾
而優賢之道良或未然邑宰政尚儒風事符茅茹以爲詞
同宿構無慙孫綽之金德應敷敷堪薦郗詵之玉眷茲兩
議須遵一理昔嗣宗酩酊曾不寘以科條今鄭景含毫何
遽繩於傲慢請輟埋桐之事微申樹李之風

員俶

俶半千孫開元十六年以能言佛道孔子者召入禁中相
答難屈其坐人

對家僮視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
違法甲云專心候業不伏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爲儒亦博覽而多識甲誠
不敏嘗窺祕文傳妙術於青猿得精符於翠鳳管公明之
好事不寐每踰於夜分劉子政之多能觀星或至於明發
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旣非日御之官當晦風占之跡
況門庭之內賓友相趨遂乃別構青樓迴披丹檻當牖異
紅粧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父猶且致尤雕

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旣私庭竊候罪已良多公憲正詞
刑其無捨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人徵葛公之蜀科
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細推方從公議

鄭績

績元宗時人

對無鬼論判

甲執無鬼論俄而鬼忽來取求乞免鬼云誰似
汝者甲云乙似而便死後乙弟知告甲謀殺兄
不伏

神理茫昧幽明舛蠻揆之於有演象渙於周經覈之於無
持論標於晉史甲也持離堅之辨乙也遘无妄之災人謀
鬼謀殊與能之迹一生一死等交情之見雖在原有急難
之忿而徙壑無可返之魂不降錫齡之神忽忽淫昏之鬼
且當其變起倉卒事兼天枉苟寧我之是圖豈恤人之有
責況泛詳昭典靡及幽途讓以偷生方期恥格抑之謀殺
稍涉淫刑菲見所窺事宜從記

袁映

映元宗時人

神岳舉賢良方正策

原闕問

對臣聞天矜於人人必所從臣謬黷吹萬僻生草莽幸陶
無爲之風得守忠蹇之迹常願拜手宸極敷獻乃誠危言
匪躬少答亭育昔仲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傷衰周
之運不見聖明之代也臣今輿頌芻言肅祗眷命陪聖蹕
於神岳奉金策於玉宸賡歌泰清咫尺旒宸是天縱聰明
而超於孔某不圖幸之至於斯也況周頒禹膳列坐堯衢
此優賢之至也愚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盡聞
見臣伏惟皇穹有成命聖唐受之崇高配天廣大配地天

地合德而陛下大明於其中有以覲高祖之耿光有以恢
太宗之鴻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帝禮備於臚上而敷
聞后祇於是柴于岱宗望于秩首三光全而五行序八荒
協而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疆惟休能事畢矣況
陰陽變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敦龐則良牧宣政百揆時序
庶物咸亨誠已鬱映華胥邁績堯舜豈夷吾所記七十二
之涼德而望清光哉而猶恭默思道勵精圖政帝闕崢嶸
而下臨天問昭回而盡覩乃賜臣策曰延想無爲之理聿
修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圖之所以謀廣聰明詢於大

陋使君子道長俊乂用彰陛下執謙之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制策曰夫原疾而授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守府兵云耗閒人輕去冗食難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陛下窺覽萬化之源獨運安危之兆執大象鼓洪鑪知微其神惟睿作聖九門嘗藥致蒼生於福壽七政齊衡得元珠於利見雖講信修睦寰區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濟而寬以厚載故閒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兆庶者忘帝功而

畏苛政也邊鄙豫備誰能去軍參決違方時聞失業總寰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戍役不足多也據天下而覽兆人則萬一之逋逃不足怪也況國家皇極作乂七政有倫增新軍以保釐革浮惰而綏輯何憂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歸雖休勿休惟陛下之聖慮也制策曰膏粱無恥於僥倖蓬華未致於退讓選舉殷湊官員不給效職者或祿仕而養資試言者多浮華而背實當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結綬登朝咸遵揖讓被褐在野盡歸廉潔臣實覩還淳反素之風不知無恥未敦之事尊謙俯問臣何敢奉欽若

帝唐之有天下也久於其德人文化成敦詩書悅禮樂濟
濟多士開元以寧日者十銓分鏡羣材焯敘觀行考言責
名徵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前弊其命維新則推讓
之風行尸素之源滅其肯養資祿仕以速官謗若使會府
持衡守而勿失將恐詠彼空谷歎此才難豈有員不給官
殷煩乎選士言而背實浮華於舉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
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臧何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
路何由聞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給諸侯貢士賞罰存
焉改轍欲從迷津尚佇者臣聞人無恒德實從上教草順

風而靡偃水隨器而方圓陛下神謀元行德如天覆驅今
之代歸於壽域深源固本政事惟醇俗旣分於土宜人亦
同於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制力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
士增削於諸侯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沿樂三皇不
襲禮非固相反蓋取隨時泥以從鈞車難改轍臣誠愚妄
不識大體竊願陛下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
也策曰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時齊魯一變親賢何近於
道也大哉聖問臣敢颺之臣聞之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
改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人德齊莊夏尚忠厚殷人質也周

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
諧斯替匡朝闡化適時惟一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淳必
也奚先請同去食若乃親親而尊尊者其有周公之餘化
乎舉賢而尚忠者其有太公之遺風乎孔子曰齊一變至
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由舊章斯焉殆庶制策曰擇何典
而淳俗乘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
壽者臣聞諸元元皇帝曰我無欲而人朴大哉至道不可
多言伏願陛下克修聖祖恢維化綱崇帝象之風反皇人
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事允理六府孔修則地平天

金史卷之三
成矣輕徭薄賦慎罰措刑則既富且壽矣豈臣庸鰥克堪
預焉伏以垂政立範因時變通布陳前載簡在帝聰今乃
下問愚鄙徵其辨述豈不欲觀其末學收其微才臣狂妄
斐然非相如子雲之流也幸屬千齡大慶五載修封遂得
獻頌皇衢參陪鑾宸慙考言之無取念天獎而何階忠比
魏臣空思捧日夢非秦后謬至鈞天踟影天庭若臨冰谷
謹對

張日新

日新元宗時人

大邑縣鶴鳴山神碑

鶴鳴山據九老仙經云黃帝時有天真皇人駕鶴來此山上棲息數日有鶴悲鳴化而爲石因號鶴鳴山又言隋開皇三年蜀主秀夢一神人紫衣金冠侍從千人居此山下令使者訪焉古老曰先有此神在此山前闕水之側漢和帝封爲鶴鳴山君卽此神也

賈彥璿

彥璿元宗時人

大唐故忠武將軍行薛王府典軍上柱國平棘縣

開國男李府君墓誌銘

君諱無慮字忠眷隴西人也昔月貫於昴咎繇誕而邁德
氣感流星伯陽生而啟聖惟彼降瑞因茲命氏曾祖貴隋
太中大夫延州刺史涼國公皇朝封隴西公任切分憂寵
加芳理朱旗映日阜蓋生風屬隋室道喪我唐天啟疇庸
錫壤俾崇舊勲封以隴西昭其業也祖斌皇朝銀青光祿
大夫隰吉二州刺史襲封隴西公闕高闕御下以寬洗幘
清心不言而理襲封本郡昭其祚也父闕道皇金紫光祿
大夫汾州刺史股肱之郡公輔之材克著政闕尤闕人望

遷鎮軍大將軍左驍衛大將軍上柱國襲封隴西郡公武
庫森森縱橫矛戟智囊闕風雲煥乎鉤陳設在蘭綺乃祖
乃父自公自侯昭其貴也君衣冠奕世禮樂闕賢慶靄炳
靈光昭茂大君有命人衛天和階闕呈祥仲由負三軍之
勇燕頤標異班超封萬里之侯弱冠於清邊軍立功授游
擊將軍左衛長上明畧經濟雄心英果剋清妖孽飲至天
庭師出以臧功宜上賞朱紱斯曜可不偉歟無何轉授鄜
州章州府右果毅時關內按察使強闕以君幹蠱奏攝會
州司馬又改授同州洪泉府左果毅仍令長上一貴一賤

喜慍不形於色或出或處寵辱無介於懷位

闕

題輿

闕

申

龐統名參都尉

闕

屈曾洪有勅差充

闕

野軍副使舉不失

德勤不告勞展充國之務農輟揚雄之執戟軍儲是給

闕

馬賴焉尋爲太原節度使李勣奏授薛王府典軍蔽扞雄

城趨侍

闕

每入招賢之觀時陪樂

闕

之遊習習雄風和而

扇物粲粲

闕

寵而益

闕

青春始華元夜祕景歲不我與天

奪其運以開元十七年五月七日終於靜恭私第春秋六

十有二以其年六月十一日歸葬於萬年縣神禾舊原陪

光塋禮也嗚呼哀哉賢王端憂故人啜泣垂天之翼必鍛

於紫霄經國之材俄辭於白日遂使瑤林瓊樹瘞草木於
佳城龍章鳳姿沒風煙於闕嗣子闕庭等孝履增感攀號
無訴恭陳遺事俾刊豐石銘曰

公侯之子兮累代其昌河岳之秀兮爲龍爲光克岐克嶷
兮發言有章立功立事兮厥政其芳天何爲兮速罹其殃
哲人痿兮爲代所傷飛旒翩翻兮出帝鄉素車逶遲兮西
龍岡閉以大隧瑾於便房勒勲鐘鼎畫像旗常日黯黯兮
愁欲暮風蕭蕭兮悲白楊

熊曜

金史卷之二十一
曜南昌人開元中進士爲貝州參軍

琅琊臺觀日賦

并序

秦築東門於海岸曰琅琊臺高可望遠而東之人悉以宵
分之後觀日於海底者壯其觀而爲賦云

秦門之東天地一空直見曉日生於海中赤光浮浪如沸
如鑠驚濤連山前拒後却圍規上下隱見寥廓焜煌天垂
若吞巨壑當其扶桑洶湧於雲光陽德出麗於乾剛汗漫
翕納將吞六合沖融青冥遙浸大明羲和首馭夸父上征
眩轉心目蒼黃性情傾地輿而通水府吸天蓋而駭長鯨

彼秦伊何崇此爲門委絕人力其誰敢論失萬邦者雖設
門而必圯表東海者諒無門而亦存步秦亭而在此傷魏
闕而何言千載之後石梁斯在時無鬼功豈越滄海念無
道而肆志將不亡而何待我國家踰溟渤而布聲教窮地
理而立郊垌畧秦皇於帝典參漢武於天經顧荒臺而寂
寞取殷鑒於生靈爾其秋景超忽晴光渙發蜃氛干雲蚌
胎候月長波沃蕩超百谷以深沈唳鶴徘徊想三山而滅
沒齊魯郡邑霜天沈寥凌虛無而倒景臨沆瀣而乘朝日
向濛汜雲橫麗譙追魯連之達節行將蹈海仰田橫之行

義若在雲霄驪龍之珠羣玉之府想望緜邈依稀處所有
海客之無心託扶搖之輕舉

徐太亨

太亨元宗時人

丈人祠廟碑

夫丈人山者本青城山周回二千七百里高五千一百丈
卽道家第五寶仙九室之天矣黃帝拜爲五嶽丈人因以
爲稱服朱光之袍戴蓋天之冠佩三庭之印乘科車主五
嶽上司六時降水仙唱泠泠而霄轉神燈爛爛而夕照仙

都眾妙之奧福地會昌之域張天師羽化之處焉其爲狀
重山疊嶂巨壑幽溪藏金而碕岸穹崇蘊玉而林篁潤澤
紅巖爭出絳岑攢秀上巍峩而勢斷於空下崦岵而不見
於底紫氛曉靄黛色晴濃欹嵒嶷谷而中豁穹石隱嶙而
回跨削成超華峻極逾嵩錦峯懸烏兔之輝赤水截虹蜺
之影則有靈芝擢秀芳桂叢生龍篠嬋娟而駢峙塵松森
梢而重列水因祈而愈疾山至感而登仙龜鶴於是乎栖
游鸞鳳於是乎翔集露光懸白卽盈隱士之杯霞氣飛紅
遂映仙家之酒至夫恍惚幽象窅冥醜迹怪異休徵鬼神

情狀則宣尼所不談矣我開元神武皇帝執持大象恢宏
祕籙天宇廓清人寰交泰蚩尤害盡訪道於崆峒華封喜
來尋真於姑射郊禋天地大禮也望秩山川巡狩也封勒
岱宗報成也巡謁五陵至孝也講習二言崇道也飾禮神
之館增類帝之壇禋於六宗徧於五嶽尊明號擁神休河
洛獻圖書山川出車馬將以下咸五上登三與日月以齊
明並乾坤而合德南山獻壽巍巍而永固西母進圖明明
而本列則夏殷周漢將何以儔議哉奉開元十八年閏六
月十八日勅於青城丈人山置祠室又奉今年八月二十

一日勅青城丈人山宜令所管州縣揀本山幽靜處與立
祠廟其圖分付道士將往建立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蜀
州諸軍事蜀州刺史上柱國昌平縣開國侯臣楊勵本忠
孝是資公清在職惠以綏物刑以平邪三刀之州縣克寧
五符之功勲獨効奉遵宸旨恭惟靈廟親畫規模改興版
築亟勤冰節採構雲林計日而成工徒不擾至若輪奐光
華崇蔚晶麗倚碧巖而遐構面洺潭而宏峙拱櫨沓出焚
燎疊施虹梁數重虬簷四起丹楹霞葩紫壁冰淨豐雄而
曉挂斷雲皎晶而夜懸明月棟宇成矣彰聖主之崇恩堂

室歸然想神靈之是愛足可殷薦芳果尊奠馨稷又奉八月二十五日勅青城丈人廟准五嶽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香供養聖恩覃溢天澤洪沛神安麗美遠降於九天麗像昭輝長存於三蜀固當保持薦祉扶護聖躬鳳歷千秋龍居萬歲豈蓬萊方丈久視長生哉縣令薛椅錦製臨人絃鳴作宰惠存憚獨威息奸豪道揚三教政兼五縣僉爲揚洪徽騰茂烈大功必歆於刊勒大仙必期於福應微臣弱翰職慰斯勞黃卷雖勤元經已老庶夫紀功銘石地久天長山嶽之靈迹載揚江漢之豐碑獨立其詞曰

聖人大造澤及山川秩宗望祭通幽洞元惟此靈嶽代出
神仙丹邱紫府逗月乘煙虔奉宸渙創營靈室峻宇千星
回軒抱日虹梁載構虬簷突出燦爛孤雄巍峩罕匹天降
神像飾以丹青真空暝暝仙壁瑩瑩蘋蘩入奠黍稷陳馨
光深岷曲色照江汀英英仙使奉宣明旨勤勤良牧至公
而理式建華堂長開靈祀福庭幽寂齋壇迴起神功可紀
聖德長存勒此銘石傳諸後昆景福肸鬯神報國恩宗枝
百代子子孫孫徐太亨記

郭納

納開元朝陳留採訪使

對拜命布武判

王季拜命堂下布武王人謂失肅恭正以簡書
季云其儀得中

國有燕饗使存聘覲苟趨步失容豈外臣倨禮王季秩班
王爵位參朝會拜命之辱則崇布武之儀肅恭之容旋被
簡書之正故知取禮則非爽謂失則深文肆無稽之薄言
責有恒之大典眷言彼季頗習禮經得中之儀固無乖於
揖讓同惡之恤爰匪臧於訟詞誰謂王人不如林放

右武衛將軍柳公神道碑

公諱嘉泰字元亨其先魯展氏自司空無駭至於展禽食
邑柳下遂因采錫姓魯爲楚滅遷於晉之解縣今爲河東
解人也洎衛之莊漢之社稷之講論六義琮之黃金一筭
赫奕勲業代有其人夫乾之垂象也上將躔於五緯坤之
導河也中條控於一曲

闕一字

以毓粹應德岳以降神生賢

賢可以爲王爪牙德可以爲國禦侮孰任其所事則公庶
幾焉曾祖則隋左衛騎曹參軍皇贈蒲州長史堙厄卑位
有才無時季葉蕩而困於先號聖人作而光於後命祖賁

皇中書令河東公厚德載庶物直心尹天下齊七政於璣
衡致一人於仁壽雖子孺之周密方進之通明不是過也
父爽皇贈朝散大夫鄜州司馬遜而守中敏以承德故有
臺之樂未寵於王庭而斯皇之榮遂飾於泉壤三代繼業
盛達公承累行之慶靈稟中和之粹氣粵自羈貫迨乎成
人轟其隄防森是矛戟直節以成果勇溫德而著令儀其
行已也恭其親師也謹其從政也恪其取友也義奉長者
之深誘不越中庸讀夫子之微言取其大畧公終丁太夫
人艱襁褓之內若有所失景雲元年先帝在藩以公女兄

爲妃則申王之舅以外戚解褐授左金吾衛中候則知傅
昭儀之淑德載誕恭王李夫人之麗容是榮協律公循道
執一體正無貳不以怙寵而倨貴不以苟榮而屑禮無何
丁鄜州府君艱一粥之食杖而能起無時之號泣以繼血
先帝龍飛公猶在疚制令起復爲左領軍衛左郎將賜緋
魚袋腰經外除心喪內毀朝廷躋之開元二年申王以伯
舅重奏公爲本府左帳內典軍九年又遷右衛率府郎將
十年又轉剡王府諮議十三年加游騎將軍守左衛中郎
十八年定遠將軍守左清道率或參桂巖之文雅或握蘭

錡之兵權肅宮道則荀理之清和翊周廬則衛綰之醇謹
二十七年又加明威將軍守右武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任同許褚職惟萬歲戎旅孔循禁衛斯整煥彼章綬
崇其寵榮故一心事君凡遷徙官位不矯訐以沽譽不介
獨以轢羣所蒞必聞所適必當來有其惠去有其恩無潘
岳之一除免子文之三黜縉紳之士以爲美談以其年七
月遇疾彌留有加無閒御醫驛路中使在門猶能正不溷
邪故巫覡莫進歿必合度故手足全歸以八月四日終於
長安開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一遺誠薄葬明主驚悼

久之詔使就第贈物三百段粟一石葬者量借手力繖幕
威儀簫鼓飾終之典斯爲盛矣以十二月二日歸窆於萬
洪固之原禮也羽儀道路觀霍葬之紛紛龍虎岡原見勝
城之鬱鬱公萬頃旁汪千尋直上碩量瑰材敏識甘節家
人莫見其喜愠時輩但美其風流其存也子罕之不貪其
歿也國僑之遺愛故欒棘斬焉謂之善居也金革不避謂
之從權也貴而不滿謂之鳴謙也仕而守節謂之公器也
疾而得正謂之知禮也終而薄殮謂之達道也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其此之謂乎夫人王氏瑯琊郡君晝哭之

外庀喪字孤嗣子祐良等遑遑焉過禮之孝也哀哉碑篆
盡假於余柔翰徒施實慙於墨妙貞石旣刻有愧於色絲
其詞曰

將軍本胄出自周後羽父諸族展禽食柳自茲保姓才與
時偶涉河居東賢哲代有鼎氣潛毓河精陰受降生將軍
百夫之首明鑒思瑩洪鐘待扣三紀典兵一心事后賢妃
之季名王之舅梁苑寵崇漢家恩厚朱軒繡軸金印紫綬
渥洼籛雲青萍衝斗位纔上將年未中壽遇疾徹懸全歸
啟手杜陵東陌秦原北阜旌轉城隅烟凝谷口屬屬孤允

哀哀孀婦松檟淺深岡巒左右通溝刻石天長地久嗚呼
將軍歿而不朽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目錄

胡交

修洛陽宮記

張景明

對無鬼論判

張季明

對輿屍謁廟判

張環

以玉抵鵲賦

新潭賦

秋河賦

對萊田不應稅判

薛寓

對萊田不應稅判

張寂

對萊田不應稅判

魏昶

對萊田不應稅判

樊衡

爲宇文戶部薦隱淪表

爲幽州長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

河西破蕃賊露布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

胡交

交元宗時人

修洛陽宮記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厥土爲豫考極相方實處
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沖氣鍾焉其川河洛圖
書之淵珍符是興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靈是宅其浸溼
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廣衍平夷洞達萬
方輻湊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

高祖太宗肇造區夏據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
長安以隆上京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
本而文皇帝顧瞻厯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
以貞觀六年名洛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象河漢
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於兩觀之上則觚稜
金爵壁門鳳闕焜燿改觀益隆唐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
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眴睠榮名斯被在物咸飾使巍巍茲
宮復取重於當世豈不遘哉開元之隆鑾輿時巡詔命儒
臣宋璟馬惟白等博彙羣書於乾元殿又卽明福門外置

集賢書院置學士員校讐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墨紀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卜於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承文武師徒狩獵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爲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太宗乃克大倣古以不廢周王逐衡之迹用宏茲賁光於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嗚呼盛哉若夫城隅廣陋之度宮庭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宮有先王之制者以詔後世云

張景明

景明開元時官侍御史

對無鬼論判

甲執無鬼論俄而鬼忽來取求乞免鬼云誰似
汝者甲云乙似而便死後乙弟知告甲謀殺兄
不伏

幽變生物惟微有象演伏羲之卦式載鬼一車修魯人之
冊文時生二豎永言其事豈獨前聞而甲道在自專情非
博應仲舒往記則謂知言干寶舊書斯爲妄作爰非有象

持成論衡徒折理以致詞終忤冥而速戾恍惚而見始慮
阮瞻之疾彷彿有言仍多杜畿之請惟乙不弔奄及茲凶
以蔡邕之形初聞有似負莊叟之患溘然無疑昆既求往
於隙駒季實悲鳴於原鳥雖死同無地情切於懷而生乃
有涯欲將誰咎薄言謀殺理謂無憑

張季明

季明開元時官吏部員外郎

對輿屍謁廟判

鄭太曾祖亡輿屍謁其家廟人告狂怪

金史卷之三
聖立謨訓禮明沿襲文物大備沮勸攸先是以茂閥高勲
載在王府封侯廟食克濟家聲允歸通德之門未絕謀孫
之道旣而鬼闕其室祖以負杖延災人告其狂太以輿屍
獲譴卒哭而祔反葬而虞捨禮何觀撫事斯謬且執喪以
寧戚爲本謁廟以如在致誠昭穆相承自可次其神主宗
祧有序焉得失乎禮文狂怪之言責則甚矣旣灌之後不
欲觀之

張環

環開元中進士官侍御史

以玉抵鵲賦

夫何荆山之崔嵬而美玉之在哉匿精輝於朗璞浮烟潤
於崇隈連壤石以熠熠雜冰霰之皚皚未登光於瑞府畏
委質於瑤臺嗟野人之屢獻而楚王之猶猜此昭昭焉曾
不識寶之爲寶彼默默者焉知乎才與不才於戲亂玉者
珉奪朱者紫以斯爲賤亦孔之恥含白虹而靡察偶烏鵲
而爰抵徒嬉戲以起予非特達而知已向使早遇鄭客先
逢罕氏則必待價而沽命工而理剖以爲寶有珪璋之秉
焉握而爲珍胡瓦礫之投矣然後式我王度比於君子其

故何哉用之而已類傳版築以滅跡呂垂緡而退趾忽殷
帝以賚予復周王之至爾由匹夫以登良弼自孤叟而參
多士豈非貴本於賤泰更於否觀彼玉之屈伸實伊人之
行止則玉累形者璞人厄才者命投沙有去國之賢懷寶
爲問津之聖苟或秉屯受蹇雖異物而同病然而人韜素
德我獨文行用晦可以爲明以蒙可爲養正將有待於潛
隱夫何取於奔競始用仰衣冠之駿德美銓藻之鴻柄清
鑒雲披虛懷冰映大拾遺寶高懸明鏡典我權衡於斯爲
咸別有被褐蘊真而立伊投人之或誤乃按劍而遄及昔

同六鷁過宋都而退飛今隨乘鴈赴陸海而遙集振羽翰
而有待搏扶搖而高戢慙巧媚以爲容恥空言而取級是
宜不追敢當元圃之中玷則可磨希復白圭之什儻或傾
五都以置珍獻萬乘而爲執則玉乎玉乎無復向時之泣

新潭賦

惟國之左當河之南分逶迤之舊洛漲浩漾之新潭觀其
沙石中映魚龍內涵泛危槎而獨隱紛衆水以相參原夫
引派潛迴疏源洞出淙石門以雷注透金塘而箭疾暝浮
天漢之雲晝洗嵎夷之日雖習坎之爲常乃流謙而不溢

若夫正月登晦韶風報春花明上巳柳暗長津出金埒之
遊騎下瓊樓之美人愛清流之疊疊走香駕以鱗鱗樂此
幽勝楔乎陽濱竭主第之羅幕盡侯家之錦茵窺浴鳥之
呼伴見飛魚之觸綸旣靈長於上國恒見美於斯辰若夫
黛色冲融清光晶了綠苔一點疑濯髮於江波青楊四周
若連帷於漢沼湛珠綵於星夜流鏡華於月曉苟形影之
可觀乃妍媸而必表歲蒼茫兮寒氣升潭皎潔兮生堅冰
比玉卮而逾淨對瓊華而更凝猶不若鏡室之爲朗銓臺
之可稱庶狂愚之可鑒知簡要而相承

秋河賦

倬彼昭回鑿天而開含秋耿耿積曙皚皚水清淺而不落
光逶迤而屢迴非碧海之分上卽黃河之轉來萬里直繩
九霄橫帶奕奕高影湯湯連瀨透垂簾於戶前飛瀑布於
雲外黯如平江不動矗似長雲欲銷映東吳而寫練挂南
斗而成橋氣象晶明波瀾潏洞泛濫星點紆餘月弄界黃
道而宵迎落青山而曉送雖滔天而作限乃沃日而爲節
識示盈而必謙恒昏凝而晝滅亦猶靈鳥之謝顧兔之缺
適足明其舒卷夫何累乎昭晰於是張平子仰而歎曰此

何靈輝若有若微杳杳迴薄茫茫是非鵲填銀而何去人
取石而何依乘槎之子兮上不上弄杼之女兮歸不歸坐
迴皇而曉失空白露兮露衣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
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
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國征九賦農辨三壤用先疇之畝畝則有磽肥輸當年之井稅寧均沃瘠是以農扈率職夫家受田較其蓄畬底以蘆蓑故我疆我理爰滋翼翼之苗如梁如茨卒獲芄芄之稼藝或若此稅其可知今者倬彼萊田是稱荒隴畝方兼以三百始受一夫獲寧取於十千空勤四體雖則休於間歲易在他年徒寒耕而熱耘終費廣而收薄永言州縣是日司存土則異宜畝何均稅必以年須賑乏事欲隨時加減於上下之間徵納於權宜之際則謀始立化斯焉可作慢官沮法訟者奚爲且使以勸農爲名人以足食爲本民

苟可利賦亦何傷責以不應或將得罪處其非法良恐未然須從刑政之科難枉使司之例

薛寓

寓開元時人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皇家剡華歸素抑末敦本式稽堯典授時之政克修載歌
豳頌祈年之禮尤洽是以野無曠土國絕遊人紅粟相因
華黍興詠猶復二星分出四牡載馳察俗觀風勸分務穡
至如分地之利易田之宜擇乎令典酌於故實若秋苗有
穫則可據地而徵儻春萊不芟焉得計畝令納苟貽碩鼠
之謗須寘鳴鳩之典若上田不易自有常規妄爲加減誠
爲非法並從鳳舉之按宜正隼旗之罪

張寂

寂開元初官司勲員外郎郎中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
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
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我田旣臧農夫是慶畝碩則播歲成厥功如茨如梁或祈
於稷稼不稂不莠載嘉於曾田彼之荒萊僻在窮野芟夷

未絕人招何施便加稅畝之徵豈厚生人之道且漳河富
鄴涇水利秦人既有藏國亦云幸當今百姓爲心六府修
教命勸分之使崇務本之農漢苑空閒已許蕭何之請魯
田厚斂見讓哀公之昏人若屢空君孰與足州縣以政刑
不用與訟是招使司以公職務平天心必稱雖假詞於給
貸終失得於當官請寘明刑以鑒多士

魏禊

禊開元時人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
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
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劃爲九州咸則三壤或溝洫創制或阡陌從宜輦允萊田
無聞稅畝今欲務耕興利盡地勸農驅役冗食之人示以
不毛之罰則可規堰潴一作肥瘠而辨等視舄鹵以分疆必遵

桀貉之中是行什一之稅惟此州縣俱爲蓋臣不率古猷

獨師襟抱而上下加減謂叶衷多之義據畝均收欲見無偏之迹曾不知定其可墾則奚適非宜捨彼所餘則仁將何遠欲救茲弊圖以拯人異李惺之上熟同冉求之急賦將恐事非適變狙怒惑于朝三日用不知馬力盡於劍百輜軒高責何所逃威外臺薄訴終思憲罰

樊衡

衡相州人

爲宇文戶部薦隱淪表

臣某言臣將使之辰特奉天旨念及遺逸委臣明敷兼恤

屢空令臣調給臣謹依制命宣布遐邇承風藉響隱淪皆
出考其精庀所得如右伏惟陛下恢徵士之典飾蒲車之
儀昭示海內令知盛朝有寵賢之盛臣之報國志願畢矣
孰知多士盈朝四門已集微臣所奏不動聖衷誠願陛下
留意才難願求邦本山海惟積不厭高深芻蕘有裨伏希
裁擇臣無任懇迫之至

爲幽州長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

臣聞天地設險聖人則之士生懸弧其來尚矣故黃帝涿
鹿之戰重華三苗之役湯伐有扈文王克崇至於不得已

而用之其實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乘五聖之資
踞六合之大德光天下威振百蠻四方無金革之事蓋亦
久矣蠢茲凶寇東胡餘孽日者關內未通隔在荒外自相
殺戮君臣無序不能獨立交臂屈膝求我國家以安之聖
朝矜其輸誠且以護塞故列于朝貢編於鴻臚故再冊名
王累降重主魁渠豪首靡不霑渥自開復營州二十年內
部落不聳安農互商金帛山積我國家之於惠貸亦深矣
而野性易動狼心不革中復背誕寇我柳城我是以有平
盧之戰當爲兵少城孤不暇追北盡其巢穴殘凶游魂假

氣絕徼自以爲黃河涇渭可以保天險懸塞沙漠可以逃
靈誅陸梁窮荒迷肆不復我王師遠畧是以有黑山之討
其突厥分兵助爲聲援官軍旣會萬弩齊發逆順不敵賢
王失陣契丹東龍鍾走林奔穴甌脫不守髦頭匿光可突
干挾馬浮河僅獲殘喘謂其困而知悟面縛請降而西連
匈奴東構渤海收合餘燼窺我阿降奚我是以有盧龍之
師當是時也四蕃雲屯十萬雨集動兵鼓噪聲聞百里山
川晝昏土木皆震勢欲朝驅降戶夕通河朔我行軍七千
乘天假威靈黜之硤石斬單于之愛子燿契丹之積卒衆

虜奔逃扶傷不暇於是從散約解雲卷霧消投戈棄甲莫
敢迴視我降戶完然堅利而西蕃輜畜十遺半矣夫突厥
乘天驕而蕃藉其銳悍所向得志其來久矣昔漢高祖以
三十萬眾猛將如雲謀臣若雨平城之下七日不食竟以
計免頃萬歲通天中亦憤其不恭雷霆發怒驅熊羆之卒
策貔貅之將以數十萬相繼而出沒之峽中隻輪不返卒
使趙定陷沒河北塗炭數十年間瘡痍不復所以敢輕犯
官軍之眾者以往事之驕我國家偏師不滿七千當十萬
之寇綿險提寡揚桴而出勢同解竹兵不留行於戲前事

也如彼今事也如此哉蓋順人心因神怒察地利用天時
威靈之所覆而逆順不敵也然自黃龍舉烽無歲不戰驚
駭我城柵虔劉我亭戍勞軼我師徒糜耗我廣輸實已四
稔於茲矣若乘勝不殄無以一戎所以戰士憤惋餘怒未
洩將斬踏頓以染鍔血頭曼以覺鼓彷徨北兵望烟塵而
不肯返旆者久之臣以爲突厥銳而逃渤海懼勢未敢
出契丹大戰之後人馬俱羸其心不振又恃以荒遠必無
我虞而諸軍蓄銳久思奮發新聞破賊無不增氣若驅而
襲之可不血刃而取也臣又與侍御史王審禮節度副使

烏知義及將士等僉議咸以爲然議猶未決適會勅令臣
討逐已準勅書當日宣布三軍之士莫不踴躍於是拔距
蒙輪之伍響應投蓋超乘之卒景集節度副使右羽林軍
大將軍烏知義卽令都護裴旻理兵述職大閱於松林管
內勇士萬人駉駒千里拔三丈者得七十匹輕幟迅走之
乘鷹揚貌武之士左羸糧右持械者日越七百里朝發薊
門夕宿碣石者得八千人勵以威神節以金鼓旣而饒樂
歸義王李詩衙官可支刺史伊覓暗燭祿并里水扶餘者
違未盧東胡雜種君長之郡左射人右射馬翼迅霆轉沙

振駢角者二萬五千餘騎鐵甲霜野朱旗火天遂陵赤山下塞谷絕決滯橫大漠以四月二十三日夜銜枚渡黃河質明頓兵松漠漠庭疾雷暴驚天落地動羣兇狂顧周章自失於是三軍橫亘風偃電掃烏知義都統主中權裴旻領三千騎與宣慰計會發兵馬使內給事薊思賢副使內寺伯李安達右領軍衛翊府郎將李良玉軍前討擊副使大將軍鑰高等爲先鋒中郎內供奉李先壽領馬步五千與宣慰內供奉奚官局令王尚客內供奉中郎李延光長上折衝內直臣右驍衛左郎將王抱一經畧軍副使左衛

率府右郎將李永定咸寧府軍李車蒙領馬步五千與宣
慰使內謁者監劉元向供奉長上折衝康太和供奉長上
折衝白延宗長上果毅高處謀永寧府果毅閻鼎臣副將
布折等爲右翼中郎將裴倩領馬步五千與攝副使內供
奉左驍衛府郎將抱忠英樂府折衝李瓚等爲殿奚王李
詩與內供奉長上折衝歸州刺史韓仙松衙官段志忠等
統其部屬知虜掠北郡長上折衝兼儒州都督烏承恩與
供奉將軍恩盧延賓平盧軍攝副使遂城縣折衝桓善珍
經畧軍副使政和府果毅楊元亨軍前討擊副使果毅路

順清夷軍子將英樂府右果毅樊懷璧等四面雲合煙塵
俱起兩翼掩進前後夾攻數百里間沸聲若雷波駭雲亂
窮寇奪氣僵仆相藉弓不暇張戈不敢振雖蒙茸奔穴町
疇走險輜輶所暨盡爲鯨鯢其餘孱幼匿車惕喘穹帳烈
火旣焚與煙俱銷者不可勝數或遺奔迸脫扼據峻嶺聚
徒嘯侶擬欲鳴吠而左縈右拂咸在彀中傷鳥惡弦舉弓
皆落於是韜兵弛甲俯伏請命俘虜蔽於原野羊牛填於
坑谷遺械如草流膏成川然後戮渠魁斬封豕責元歸罪
祐眾啟降二十五日收獲南驅二十七日次於烏鶻都山

前後大小三十一陣旗鼓所向莫不奔潰野絕遺寇萬里
肅清然後頓軍休士大閱俘實約生級羊馬駝驢器械都
獲三十餘萬口匹頭數其餘瀑潦奔注浮澗涉河揭厲未
畢而中流汨沒不入見數者十餘二三所斬丁將豪健暴
骸相藉者亦三萬餘級所焚爇車帳農具器械儲糧老小
灰燼燼滅者不知涯極於是椎牛買酒散賞高會宣慰使
內謁者監普心寂與判官掖庭局監潘進忠別勅行人李
如意等銜命至便申慰諭三軍蹈舞呼聲動天將吏等令
驅蠻夷而襲虜庭因寇糧以贍軍用亦降奚所勤懇也伏

惟勅俘虜許戰士奚等內附賞餌因而用之且不踰時禮也羊十六萬口牛四萬頭馬四萬匹車五十乘并生級除留堪進九千人已上餘四萬眾悉降奚旣以蠻夷出攻亦以蠻夷入賞俘獲數廣行程不多自振旅而旋日役數十以今月四日兵馬並平安到平盧蕃漢健兒惟六人損一人死臣聞善戰不陣良將難之臣等不才承命出師遠征勁虜二十三部落並不鈍鋒士馬完歸軍容益整非陛下神威所覆則臣等碎首必然今幸覩洪勲不勝慶快之至謹遣戰將攝副使行軍虞候總管檀州密雲府果毅都尉

賜紫金魚袋車仙惲奉露布以聞其所獲首級器械別錄
申上

河西破蕃賊露布

朝議大夫守左散騎侍郎河西節度經畧使營田九姓長
行轉運等副使判武威郡事赤水軍使攝御史中丞賜紫
金魚袋上柱國臣某破蕃賊露布事尚書兵部臣聞背施
怒鄰惡貫以滿者天誅之行慶布澤德政以順者人從之
況乎夷背其鄰有貫盈之罪王將服叛舉德政之役彼曲
我直何可敵哉蠢茲吐蕃僻在西裔山川禽獸以處之造

物者以限之於外區也我國家貞觀之際戎有微服來朝
太宗因而異之啗以金帛終其身不敢近漢邊矣中宗之
享國許修舊好姑務息人乃割愛主以降之至今朝廷無
西顧之患洎我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嗣宅丕業
文化遐被非不以德和之矣然彼戎以承數代之患晏安
七十年之間而得掠諸夷之種落猶織草之滋蔓因怙其
衆轉以作讎悉國興師犯我河隴天罰有罪大敗其衆旣
而我首旋悔願得比爲舅甥我皇帝以天地爲心山澤含
垢重使信以綏撫蓋不忍以蠻夷而疲其中國人也噫卯

而翼之犬長吠主反伐勃律之屬國匿我四亂之亡人誘
我石堡之城踐我蕃禾之麥多行背德是惡貫矣我皇帝
怒之密發中詔使乘不虞以襲之臣以統五原之帥擁中
軍之師奉聖畧憑天威以今月初六日戒嚴引高牙而出
十二月會於大斗之南擇精騎五千皆蓬頭突鬚劍服之
士乃遣都知兵馬使左羽林軍大將軍安波主帥之先鋒
使右羽林大將軍李守義副之十將中馬軍副使折衝李
廣琛等部之臣自以馬步三千於大斗建康三水張掖等
五大賊路爲應接別委行軍司馬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

史盧幼臨領步兵五百過合黎川爲聲援又使大將軍渾
大寧將軍契苾嘉賓各領步兵於三水賊境爲犄角波主
等將辭臣戒之曰爾豈不聞乎天子之怒伏尸者百萬將
軍之權得專誅戮爾須自大斗南山來入取建康西路而
歸當我所戰鋒可斷飛鳥若不剋於敵逗留却行汝則有
大刑雖剋於敵故道而還汝亦有大刑緣隴以西賊必知
懼縱爲多備亦可鼓行此本出於聖謀縱舉覺亦必無慮
諸將乃果於勇決進不顧身十二日至新城南吐蕃已燒
盡野草列火如晝諸將曰賊果知備矣因躡其烽燧高揭

旌旗氣雄雷霆聲疾風雨十五日至清海北界遇吐蕃兩軍遊奕二千餘騎波主乃使先鋒使大將軍李守義領鐵騎一千穿賊之中取首而陣又使先鋒副使郎將安貞領鐵騎二百摩賊之壘斬馘而旋又使中馬軍副使李廣琛領勃律馬騎一千攻其旁又使節度總管李朱師等領兵八百騎亢其下使右馬軍副使張仁賢以遊兵一千敵其南北東西左右橫集而兵氣初銳馬逸不止弓矢三注而連發長劍四按而無前初淫廢而苟在終蹂踐而皆盡誰爲其後徒言魂魄歸天不報國恩翻聞肝腦塗地則向之

爲寇今已殲焉自朝至於日中凡斬二千餘級十六日進至魚海軍千里烟塵百道旗鼓波主已先遣前軍副使折衝傅光越設伏於便道及交矢石又使節度總管唐朝英等寇而僞奔戎爭追之遇伏皆死因得戮巨鯨於魚海墜封豕於鹿泉平積骸成京觀斬魚海軍大使劍具一人生擒魚海軍副使金字告身論悉諾匠生擒棄軍大使節度悉諾穀生擒遊奕副使諾匠生擒副使金字告身拱齋生擒魚海軍副使銀字告身統牙胡其餘偏裨難以盡載斬首三千級生俘千餘人牛馬羊駝八萬餘頭數獲未畢虜

救潛來在山滿山在谷滿谷顧盼之際合圍數重諸將皆
曰兵法所謂致之死地今則是也亦焉能陷於虜庭辱明
主之深料乎於是謀夫一心戰士倍力擇強弩長戟爲外
拒寘輜重生級於其內雖喜獲多急何能保其俘囚有因
動而將變且驅而斬之其虜畜有力極而難致則擁而焚
之候暮夜之時望歸路而突之其初也銜枚屏氣鬼神無
聲旣出而奮臂大呼天地搖動諸部將馳逐而元黃疑且
戰且行一千餘里馬無齕草之所人無抔飲之地共食冰
雪傳食糗糧猶能夜盜虜之營使自攻殺朝拔虜之幟爭

爲致師凡七八日間約三百餘陣至合河之北斬得二丈之綏而莽布支更益其重兵追截我歸路安波主懼其危迫請救其後軍臣遂遣副使劉之儒等領後軍二千騎迎之會中使駱元表至臣行軍使善子雄監之同往救兵旣至旌旗相望其氣益振又戰數合虜旣不利夜遂逃遁臣聞軍得歸便牒安波主虜之去也必謂我不能復追之必出其不意可使安思順反戈卻入必盡擒之遂束精騎二千與之又使副使娑羅度抱一二丈城副使李可朱副之臣別差大斗軍副使烏懷愿討擊副使哥舒翰等領精騎

一千應之分前麾隨閒道蔽山乘夜晨壓賊營或馬淖其妖夢之時或刃遊於假寐之際死生同泯不知其云前有朱衣旃裘保而相距首已飛於異處身猶僵而兀立不可勝紀其有漏網得逸擐甲復來恥於生降窮以死決不免戈矛以撞枹而擁坑谷以頽填而就拉拘十不存一所以擒金銀告身副使三人斬首千餘俘囚二百餘人獲牛馬羊駝共三千餘頭匹器械新物一萬餘事謂我再剋而虜再敗矣皆會漢境一如往昔之朝善戰以來人所不覩臣試迹前事行之惟艱且李陵之兵盡矢窮縶爲之虜秦人

之勞師襲遠再敗其師未有如今之深入能勝歸者此乃
陛下神斷之謀也聖威之被也不然豈季冬之月天地嚴
凝齋孤軍十月之糧入絕域重阻之地橫跳千里連鼓數
軍討而復擒歸而復襲一日三捷震天聲而凱旋臣獨輯
甲兵日討軍實終當拔邏些城青地斬贊普之首以懸北
闕則臣之願畢矣不勝慶忭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